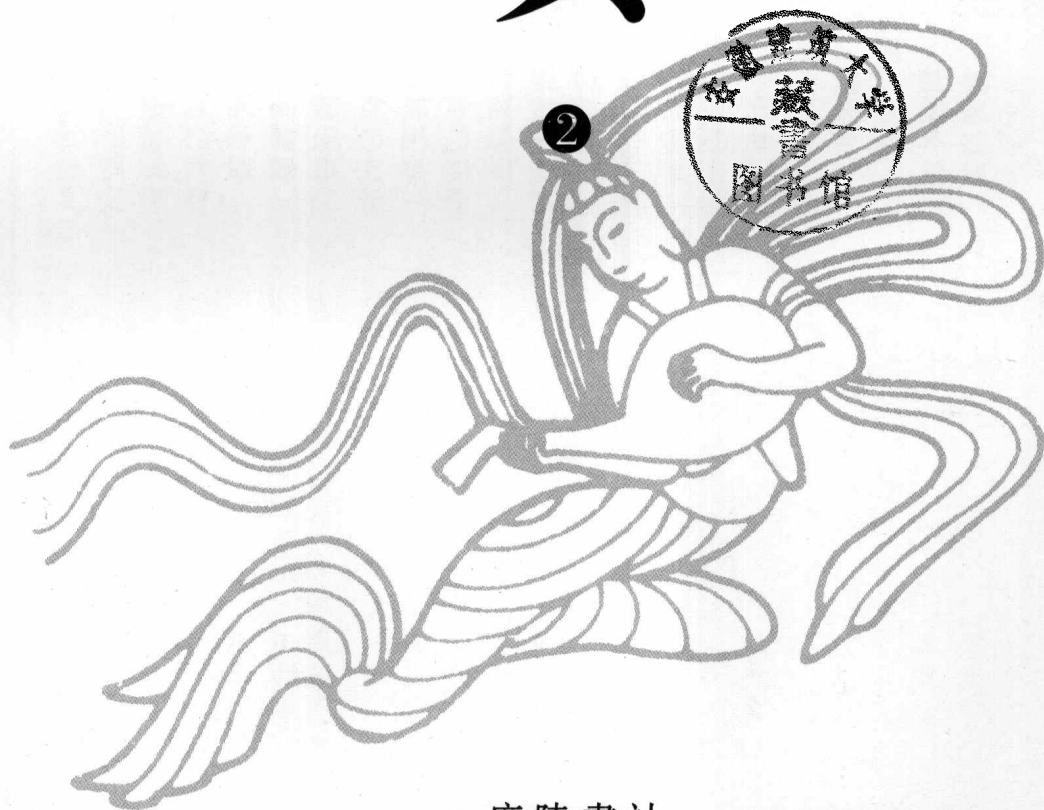


中國
歷代

藝術
典

2



廣陵書社

第二冊目錄

第九十四卷

筆部紀事

筆部雜錄

筆部外編

第九十五卷

墨部彙考一

第九十六卷

墨部彙考二

墨部藝文一

墨部藝文二

墨部選句

第九十七卷

墨部紀事

墨部雜錄

墨部外編

第九十八卷

紙部彙考

紙部藝文一

第九十九卷

紙部藝文二

紙部選句

八四三

八四七

八四九

八五一

八五八

八六二

八六四

八六五

八六六

八六九

八七三

八七四

八八〇

八八二

八八三

紙部紀事

紙部雜錄

紙部外編

第一百卷

硯部彙考一

第一百〇一卷

硯部彙考二

第一百〇二卷

硯部彙考三

第一百〇三卷

硯部藝文一

硯部藝文二

硯部選句

第一百〇四卷

硯部紀事一

第一百〇五卷

硯部紀事二

硯部雜錄

硯部外編

第一百〇六卷

筆格部彙考

筆格部藝文一

筆格部藝文二

八八四

八八七

八九〇

八九一

八九七

九〇四

九一二

九一七

九一九

九二〇

九二八

九二九

九三二

九三三

九三三

九三三

九三四

中國歷代藝術典

目錄

二

筆格部紀事	九三四
筆格部雜錄	九三四
水注部彙考	九三五
水注部藝文一	九三六
水注部藝文二	九三六
水注部紀事	九三六
水注部雜錄	九三七
鎮紙部彙考	九三七
鎮紙部紀事	九三七
鎮紙部雜錄	九三七
書尺部彙考	九三八
書尺部藝文一	九三八
書尺部藝文二	九三八
書尺部紀事	九三八
文房雜器部彙考	九三八
第一百〇七卷	九四一
畫部彙考一	九四一
第一百〇八卷	九五二
畫部彙考二	九五二
第一百〇九卷	九五九
畫部彙考三	九五九
第一百一十卷	九七三
畫部彙考四	九七三

第一百一十一卷	九七八
畫部彙考五	九七八
第一百一十二卷	九八八
畫部彙考六	九八八
第一百一十三卷	一〇〇〇
畫部彙考七	一〇〇〇
第一百一十四卷	一〇〇八
畫部彙考八	一〇〇八
第一百一十五卷	一〇二一
畫部彙考九	一〇二一
第一百一十六卷	一〇三一
畫部彙考十	一〇三一
第一百一十七卷	一〇四四
畫部彙考十一	一〇四四
第一百一十八卷	一〇五七
畫部彙考十二	一〇五七
第一百一十九卷	一〇六三
畫部彙考十三	一〇六三
第一百二十卷	一〇七三
畫部彙考十四	一〇七三
第一百二十一卷	一〇八二
畫部彙考十五	一〇八二
第一百二十二卷	一〇八二

畫部彙考十六	一〇九三
第一百二十三卷	
畫部彙考十七	一一〇四
第一百二十四卷	
畫部總論	一一一四
第一百二十五卷	
畫部名流列傳一	一一二九
第一百二十六卷	
畫部名流列傳二	一一四三
第一百二十七卷	
畫部名流列傳三	一二五四
第一百二十八卷	
畫部名流列傳四	一二六四
第一百二十九卷	
畫部名流列傳五	一二七二
第一百三十卷	
畫部名流列傳六	一二八四
第一百三十一卷	
畫部名流列傳七	一二九一
第一百三十二卷	
畫部名流列傳八	一二〇〇
第一百三十三卷	
畫部名流列傳九	一二〇八

第一百三十四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	一二一七
第一百三十五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一	一二二五
第一百三十六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二	一二三五
第一百三十七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三	一二四五
第一百三十八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四	一二五四
第一百三十九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五	一二六五
第一百四十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六	一二七五
第一百四十一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七	一二八八
第一百四十二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八	一二〇二
第一百四十三卷	
畫部名流列傳十九	一三〇八
第一百四十四卷	
畫部名流列傳二十	一三一六
第一百四十五卷	

中國歷代藝術典

目錄

四

畫部名流列傳二十一	一三三〇	樂律總部彙考二	一四四〇
第一百四十六卷		樂律總部彙考三	一四五六
畫部名流列傳二十二	一三四三	第一百五十八卷	
第一百四十七卷		樂律總部彙考四	一四六八
畫部藝文一	一三五五	第一百五十九卷	
第一百四十八卷		樂律總部彙考五	一四七六
畫部藝文二	一三六四	第一百六十卷	
第一百四十九卷		樂律總部彙考六	一四九〇
畫部藝文三	一三七一	第一百六十一卷	
第一百五十卷		樂律總部彙考七	一五〇一
畫部藝文四	一三八〇	第一百六十二卷	
第一百五十一卷		樂律總部彙考八	一五〇九
畫部紀事一	一三九一	第一百六十三卷	
第一百五十二卷		樂律總部彙考九	一五二五
畫部紀事二	一四〇〇	第一百六十四卷	
第一百五十三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	一五三七
畫部雜錄一	一四一一	第一百六十五卷	
第一百五十四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一	一五五五
畫部雜錄二	一四一九	第一百六十六卷	
畫部外編	一四三〇	樂律總部彙考十二	一五六三
第一百五十五卷		第一百六十七卷	
樂律總部彙考一	一四三二	樂律總部彙考十三	一五七四
第一百五十六卷			

第一百六十八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四	一五八八
第一百六十九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五	一五九八
第一百七十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六	一六〇六
第一百七十一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七	一六二〇
第一百七十二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八	一六二九
第一百七十三卷	
樂律總部彙考十九	一六四三
第一百七十四卷	
樂律總部彙考二十	一六五三
第一百七十五卷	
樂律總部彙考二十一	一六六五
第一百七十六卷	
樂律總部彙考二十二	一六七三
第一百七十七卷	
樂律總部彙考二十三	一六八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

第一百四十八卷目錄

筆部紀事

筆部雜錄

筆部外編

字學典第一百四十八卷

筆部紀事

孝經援神契孔子制作孝經簪綠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廣博物志始皇遺筆袋於海上化為墨魚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持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

注奏盛書簪筆插筆於首以記事

洞冥記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

遠國還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

漢官儀尚書郎日賜赤管大筆一雙隨筆一丸

後漢書班超傳超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

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未平五

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起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

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管輅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

他志略猶當效傳介子張壽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

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

志哉

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

中國歷代藝術典

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藩削荆為筆剡樹汁為墨

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為附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屬以玉璽翠羽皆直百金

吳志魯肅傳劉備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魏志管輅傳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封轅曰當有一大地街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大地街筆直老書佐耳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梁習傳注王恩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恩志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墮壞之

吳志闕澤傳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晉書葛洪傳洪好學家貧伐薪以資紙筆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

瑯嬛記孫綽為著作郎每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雲仙雜記郝洗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人遺金龜并拔藥石符成與弟子曰可市筆三百管退而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猶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

列仙傳仲甫賣筆遼東有錢無錢皆與筆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銅博山筆牀一

副

前奏錄符堅將為救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堅自為救文猛融俱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隔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救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南齊書祥瑞志世祖年十三在鄧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輿服志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筆王公五等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乃簪

隋書音樂志齊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筆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恭謙於是去筆

南史劉杳傳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問焉周捨問杳尚書著紫荷囊相傳云望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紫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紫囊也簪筆以待顧問

庾易傳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靜不交外物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空主薄不就

梁書范岫傳岫歷驍騎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恆以廉潔著稱為

中國歷代藝術典

第九十四卷 筆部

八四四

長城今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貴

南史江淹傳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

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趙伯符傳伯符爲丹陽尹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江草府志南朝有梵善作筆蕭子雲常用之筆心用胎髮

述古書法纂彙簡文帝答徐螭書特設書帳乍置筆

眉公筆記慧遠禪師退隱硤石山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駐空已而果然後人名擲筆堂

陳書鄭灼傳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性精勤尤明三禮家食抄義疏日以繼夜筆毫盡每旬用之

酉陽雜俎魏李壽崔勣至梁同泰寺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旁有執板筆者僧謂壽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壽曰便是僧之董狐

隋書禮儀志中世以來惟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板

鄭譯傳譯以上柱國歸第未幾有詔徵之復爵沛國公令李德林立作詔高顯戲謂譯曰筆乾客曰由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劉行本傳行本周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

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書斷僧智永積年學書有禿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後取筆頭瘞之爲退筆冢自製銘誌

唐書岑文本傳文本爲中書舍人或策令叢遽敕令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歐陽詢傳詢子通書亞於父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李嶠傳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

婁師德傳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簿閱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汚爾

雲仙雜記薛稷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

大唐奇事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夫治生

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拜謝至曙求退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

一石洞其人尋逐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父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唐書藝文志元宗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

開元天寶遺事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瞻逸名聞天下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語時十月大寒凍筆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西陽雜俎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管如玉莫傳其法

國史補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桑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冢

妮古錄懷素塔衛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於此草書旁有墨池筆冢

清異錄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

勻密紋如兔毫龍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歛產也雲仙雜記魏博田承嗣簽治文案如流水吏人私相謂曰世罕有此旋風筆

畫境錄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二其一曰今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大

小書給不必中覆

真定府志徐神翁高邑人修元默之道得長生之術飛昇成仙至德宗時有大水至徐家莊神翁恐水爲

患害及鄉人以筆點水水從村旁流出遺水成渠號爲黑水溝插筆於地因成樹其枝幹多似筆形因呼

爲木筆樹嗣後人慕其奇往觀者塞途鄉人惡其害稼遂毀其樹至今有神翁廟

姚氏殘語元白應制用細筆名毫筆

記事珠白傳每一詩成輒洗其筆

據言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大難主

筆離手馬離冠鸚鵡離籠離巢離魚離池鷹離主竹離亭鏡離臺筆詩云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裁之手內擊

唐書李靖傳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殘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

五色線大業拾遺後序上元縣元栢寺閣南隅有雙籠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得筭筆百餘頭藏書帙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郡烟花錄僧志微得之及焚釋氏羣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其軸皆有魯郡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筭筆可舉而知也

珠珍船元先生贈章丹尚書蘭亭筆管上鑲盧思道燕歌行

唐書黃碣傳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

于闐國傳于闐以木爲筆玉爲印凡得問遺書載於首乃發之

雲仙雜記司空圖隱于中條山及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主人人大笑

有飲馬生甚貧遇人與虎毛紅管筆一枝曰所須但呵筆即得之然夫妻之外令一人知則始矣時方盛行凝烟帳風簾扇皆呵而得之一日晚思免頭美連呵連得數盤夫妻不能盡以與鄰家自是筆雖存呵之無應

續本事詩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粗於常筆刻從軍行人馬毛髮亭臺山水無不精絕判兩句曰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

書斷嶺南免書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已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全唐詩話韓定辭聘燕贈客馬或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後或答聘常山問韓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者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爲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以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

粧樓記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精製帽贖之

清異錄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索圓鋒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筆工每買一枝則錄姓名俟其榮捷即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

嬾真子唐祕書尚凡筆匠十人

清異錄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字云亮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家頭封馬傲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報後積土如登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南唐書鍾謨傳謨字仲益會稽人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

清異錄僞唐宜春王從諱書札學音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開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爲翹軒寶器士人往往爲呼寶帚

白孔六帖唐末帝時宰相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夢神召見待以殊禮手授二筆一大一小及爲翰林學士以爲契鴻筆之兆洎入中書上政事堂吏奉二筆大小如所夢

雲仙雜記羅隱喜筆工其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即贈鴈頭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綠羅大組換之

五代史史弘肇傳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寶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麟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筆也弘肇默然

蘇循傳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循始至魏州入謁舞韶呼萬歲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

中國歷代藝術典

第九十四卷 筆部

八四六

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

東坡題跋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誠齋雜記偽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

成都古今記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須一句以來方就一扇收得其筆謂之筆寶

涇水燕談錄麻先生仲英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宋翰林白方謫官鄜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棧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宜毫歛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

玉海祥符二年十一月丁巳內出太宗鏤文紅管供御筆十二管分賜王旦以下一人一雙因謂王旦等

曰先帝聽政之暇常以攻筆法為意朕頃在東宮嘗見學鍾繇書或至夜分或自夙興手不釋筆

玉海祥符五年十一月丙辰內出新編太宗皇帝御集及御書法帖示輔臣上曰太宗所用筆亦與人間不同顧向敏中丁謂曰卿等未嘗見咸再拜陳乞翌

日命賜之人一雙

過庭錄許昌筆人郭純肄業甚精遠人多求之所入日限五千數足不論早暮閉肆出遊恣其所之盡醉始回避寒暑不失一日大雨先子至西湖見郭夫婦

並酩酊笑歌而來因謂曰何不家居飲酌為安乎郭笑曰家中非無酒但飲之不佳耳識者或偉之

程史內黃傳莊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莊不力於學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寓北海王沂公會始就鄉舉莊偶俟其姻於棘園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他日無相忘聞者皆笑莊不為作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

述古書法纂司馬文正公以黃蘗貯紅管筆一枝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也有張敬夫銘今藏大夫范氏家

宣城縣志諸葛高世工製筆稱重萬神問梅聖俞次歐陽永叔試諸葛筆詩筆工諸葛高海內稱第一黃魯直詩宣州變樣難離諸葛名家持風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向市中無蘇子瞻云諸葛氏筆譬如內法酒北苑茶縱有佳者尚難得其彷彿林和靖云頃得宛陵葛生筆如應百勝之師橫行紙墨所向如意

東坡題跋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雖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聞見前錄薛休肅之為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賣兔毫筆者以蜀中所無也因呼之見其目光射人因問其所得絕不言而去道中為予言如此

開見後錄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益以作筆名家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索不必卻之果卻之遂多易以常筆曰前者右軍

筆公權固不能用也予從土正夫父子得張義祖所用無心毫雖鋒長二寸許他人不能用亦曰右軍遺法也義祖名友正退傳之子居昭德坊不下閣二十年學書盡窺右軍之妙尚以蔡君謨為淺近米元章為狂誕非合作然世無知者如其所用筆可嘆也獨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黃山谷集張艾祖喜用郎奇棗心散卓筆作瘦勁字彥周詩話宣和己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一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塚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開花亂草春有秋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亦稀拍筆塢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故未嘉縣志林靈素母妊二十月夢神袍帶執大筆指腹曰暫借此居詰朝乃生遇真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欽宗封通宗冲虛妙濟真人

老學庵筆記鄒忠公夢徵廟賜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筆與畢音同蓋杜牧夢改名畢之類宋史范質傳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秦國康懿長公主傳公主觀上於越以玉管筆小玉山奇畫為獻上溫辭卻之

趙士隆傳士隆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既長遊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歎曰昔賢有不顧為章句儒出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為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

徐處仁傳處仁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

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

楊恩傳應與張廣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擢潤色擴
詠二毫筆詩思以爲前已訴於檜詠御史李文會初
之

高麗傳高麗地產白確紙風狼尾筆

癸辛雜識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爲之因
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兔出中山
骨欲仙何人拔穎線夫圓拙夫堪笑堆成家豪客會
開掃似椽窻下玉蟾涵夜月几間雪蘭湧春泉當時
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
可及也

元史劉秉忠傳秉忠爲刑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
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
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
即棄去隱武安山中

紫桃軒又綴趙文敏善用筆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
輒削之取其精豪別貯之凡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
一管終歲任之無弊

輟耕錄蕭貞敏公字維斗京兆人蓋歲吏於府一日
呈牘於尹前尹偶墜筆自公拾之公陽爲不解而止
自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
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

鄉壤記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
隄塵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塵何也曰楚謂之
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
隄塵女子博物有如此者
西吳枝乘吳興毛穎之技甲天下元時馮應科者擅

長至與子昂舞舉並名今世猶相沿尚之其知名者
曰翁氏陸氏張氏皆魏毫也

歸安縣志元馮應科製筆妙絕天下時稱趙子昂字
錢舜舉畫馮應科筆爲吳興三絕

述古書法纂京兆宇文材因吳興筆者陸文寶獻其
技乃謂庾義氏畫封之物即筆之所繇兆也因作筆
卦以貽之

清暑筆談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
鐵老爲著類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
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名山藏解縉學書得法於危素周伯時其書傲謔相
縉神氣自倍有農家陸穎者善縛筆縉欲作佳書必
得穎筆

張翥白沙先生行狀陳獻章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
筆或不給東才代之晚年專用遂自成一時呼爲
茅筆

吳江縣志徐琛授奉寧知縣廉謹慈惠以德化民不
尚刑罰虎嘗入城囓人一日至縣庭吏人欲負琛避
琛不動持筆向虎曰我奉命宰此一方汝何爲者虎
俛首因擲筆叱曰速去虎銜筆出自此絕跡

東昌府志朱頤章作字用草竹筆
松江府志資極道人年可三十餘面赭色日披髮走
市中能以稻草心作筆

江陰縣志張履道天性純一母范教素嚴同塾生竊
竇筆分一與之攜歸母絕然不悅曰童子安可汚此
非分之得亟舉焚之遂終身不妄取一介
珍珠船羽民國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僕毛

太平清話嶺南古無兔工人剪鬚爲筆遂下令使一
戶輸入鬚不能置者輒責其值見嶺表錄異斯亦可
笑也

筆部雜錄

禮記曲禮史載筆士載言王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
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
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爾
雅云不律謂之筆郭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士謂
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必載盟會之辭者
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體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
法言問道篇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大常爲
帝王之筆舌也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
亦可乎曰人砥則奈尚矣

嶺表錄異記番禺地無狐兔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
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鷄毛爲筆其爲用與兔毫不異
但恨鼠鬚之名未得見也

北戶錄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毫爲筆韶州擇鷄毛爲
筆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漢原有鷄
毛筆以山雞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筆有豐狐之
毫虎僕之毛蜎蜎鼠毛鼠鬚殺雞羊毛麝毛狸毛鹿
毛馬毛羊鬚胎髮龍筋爲之然未若兔毫

中國歷代藝術典

第九十四卷 筆部

八四八

續博物志王獻之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雲仙雜記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陳毫宿數州客所販宜自有兔毫不可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側短秃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問耳

歐公試筆宣筆初不可用往時梅聖俞屢以爲患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東坡題跋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弊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余在北方食鹿毫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彼澤間也

近日都下筆皆圓然少鋒雖便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弼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繁筆當用生毫筆成飯飯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

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體俗而已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數紙

久在海外舊所藏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攔劣如魏元忠所謂窮窮相驢脚搖搖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精耳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廣川書跋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是未嘗書也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然書必托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虞伯施謂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宜遠良不能及也

老學庵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章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相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繫南朝語爾往時諸昆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彥周詩話凡作詩如猩猩毛筆詩曰平生幾輛殷身後五車書又如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

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熈真子退之以毛穎爲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趙國毫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良筆也

細素雜記梁江淹傳云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便探懷中筆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又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篋管授之云我以

此筆猶可用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又唐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詞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自梁至唐夢筆者凡三人今世爲文辭者多以江氏爲夢筆之裔然淹夢人取筆始非佳語不知紀氏李氏亦自可稱夢筆之裔尤爲佳也然蒙求注引典略云江淹少夢人授以五色筆因而有文章此一事又不載於本傳何耶

桂海器志嶺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爲兔毫筆用雜毛其鋒服附不聽使

先君子善書備兼處柳余所書以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聽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汎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就豐素不妄下筆草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寸言草相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毫唯趙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與指毫筆委曲宛轉不致散滑密沾汚墨須多膠紺懸者如此逸豫余日

手調適而歎歟正可小展試近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蘭意筆札元陣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如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燦異子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紙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瑯嬛記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同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

清暑筆談製筆者擇毫精粗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兩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斷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傳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備然驚馬無良御益窘頭矣

壺中寶錄養筆以疏黃酒舒其毫義紙以芙蓉粉借其色澄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廣博物志筆星氣有一枝未銳似筆也

僊曝談餘古今注云彤管亦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注漢官儀又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彙題曰一官工作授神記又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篇下曰替之出人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然古或漆或鏤或以象

或以琉璃至綠沈斑管而後今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愛詎以金寶雕珍為貴也

南朝呼筆四管為一牀

太平清話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

述古書法纂曲禮曰史載筆蓋畢舉萬物之形故謂之筆

筆部外編

搜神記散騎侍郎王祐病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客者奄然來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然卿國士也吾當相為明日更來曰為卿留赤筆十枝在薦下可與人簪之出入辟惡凡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於是疾大除後所遺與赤筆人皆經疾病亦無恙

幽明錄河東賈勰為瑯琊參軍夜夢一人瘡貌大鼻矐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

大唐奇事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將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為妖幸恕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夜夢神人言曰君常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為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為泥壁

睽軍志王祐夜讀書忽意外有言借筆者紹興之於意上題一詩曰何人愈下讀書聲雨半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賜斷石頭城

揚州府志顏筆仙高郵人少落魄江甯建炎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管則止轉運使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道所攜筆籃於舟中俾左右取還之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視管中必右

中國歷代藝術典

中國歷代藝術典

第九十四卷 筆部

八五〇

一詩或紀其破毀歲月及人姓名禍福無不驗者故以筆仙稱之年九十二日積華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

第一百四十九卷目錄

墨部彙考一

後漢劉熙釋名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

宋晁氏墨經

何遜墨記

儲冰祛疑說

元陶宗儀耕錄

明高濂遊生八牋

洞天墨錄

字學典第一百四十九卷

墨部彙考一

後漢劉熙釋名

釋書契

墨海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

合墨法

好醇烟摻訖以細絹篩於壩內篩去草莽若細沙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飾喜失飛去不可不慎墨一

中國歷代藝術典

第九十五卷 墨部

斤以好膠五兩浸膠皮汁中將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如水綠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以下雞子白去黃五類亦以其殊砂一兩麝香一兩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遠落見風日解碎重不得過二三兩墨之大訣如此寧小不大

宋晁氏墨經

古用松烟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烟之製尚矣漢扶風陰康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陰康大墨一枚晉黃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墨取廬山松煙唐則易州潞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宣州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今兗州泰山徂徠山龜山峯山沂州龜山蒙山密州九仙山登州牢山鎮府五臺邢州潞州太行山遼州遼陽山汝州龍君山隨州桐柏山衡州共山衡州柯山池州九華山及宣歙諸山皆產松之所兗沂登密之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沈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復有今所有者纔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遼陽山龍君山桐柏山可甲乙九華山品中共山柯山品下大槩松根生茯苓穿山石而出者透脂松歲所得不過二三株品惟上上根幹肥大脂出若珠者曰脂松品惟上上中可揭而起視之而明者曰揭明松品惟上上明不足而紫者曰紫松品惟

中上礦而挺直者曰鐵松品惟中中明不足而黃者曰黃明松品惟中下無背油而漫若糖直者曰糖松品惟下上無背油而類杏者曰杏松品惟下中其山歷青之餘者曰脂片松品惟下下其降此外不足品第

煤

古用立審高丈餘其竈寬腹小口不出突於竈面覆以五斗甕又益以五甕大小為差穴底相乘亦視大小為差每層泥塗惟密約甕中煤厚住火以雞羽掃取之或為五品或為二品二品不取最先一器今用臥竈墨石累礦取岡嶺高下形勢向背而或長百尺深五尺脊高三尺口大一尺小項八尺大項四十尺胡口二尺身五十尺胡口亦曰咽口口身之末曰頭每以松三枝或五枝徐爨之五枝以上煙暴煤煙以下則煙緩煤細枝數益少益良有白灰去之凡七晝夜而成名曰一會候審冷採煤以項煤為二器以頭煤為一器頭煤如珠如纓絡身煤成塊成片頭煤深者曰遠火外者曰近火煤不堪用凡煤貴輕舊東山煤輕西山煤重今則西山煤輕東山煤重凡器大而輕者良器小而重者否凡振之而應手者良擊之而有聲者良凡以手試之而人人紋理難洗者良以物試之自然有光成片者良凡墨有穿眼者謂之漆眼煤雜審病也舊竈有蟲鼠等糞及窗衣露蟲雜在煤中莫能揀辨唯確多可叩之然終不能無

膠

凡墨膠為大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且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

中國歷代藝術典

第九十五卷 墨部

八五二

製墨莫有及谷者正在前膠之妙凡膠鹿膠爲上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俚犀膠黃莫先於鹿膠故魏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凡鹿膠一名白膠一名黃明膠墨法所稱黃明膠正謂鹿膠世人多誤以爲牛膠但鹿膠難得前法用蠟及胡麻者皆不入墨家之用按陸居白膠法先以米泔汁漬七日令候然後煮煎之如作阿膠淘又一法細剉鹿角與一片乾牛皮同煎即銷爛唐本草注曰麋角鹿角煮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蛇角斷如寸去皮及赤辭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鹿膠之下當用牛膠牛用水牛皮作家所謂鄉掘皮最良剔除毛以水浸去塵汚浸不可太候當須有性謂之夾生煎火不可暴常以龜攪之不停手貴氣出不昏時時揚起視之以候厚薄直至一條如帶爲度其脈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魚膠阿膠參和之充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今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爲良

凡煤須用羅後魏買思總曰醇煙攪訖當以細絹篩壩內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和

凡和煤當在淨密小室內不可通風傾膠於煤中央良久使自流然後衆力急和之貴潤澤而光明初和如麥飯許搜之有聲乃良膠初取之和下等煤再取之和中等煤最後取之和上等煤凡煤一斤古法用膠一斤今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所以

不善然買思總墨法煤一斤用膠五兩蓋亦未盡善也况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速售故喜用膠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善墨特大膠墨紙黃小膠墨紙微黃其力以是爲差凡大膠必厚厚難於和和之柔則善剛則裂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生漆三錢熟漆二錢取清汁按膠中打之勻和之如法

掃

凡掃不厭多魏章仲將墨法鐵臼中掃三萬杵杵多益愈後買思總法曰亦掃三萬杵杵多益善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掃二三千杵蓋其掃無數其掃過粘後光不可揭自從自中提出爲度出日納淨器內用紙封竊漫火養之紙上作數穴以通氣火不可間斷爲其畏寒然不可暴暴則渣滓謂之熱粘不堪製作凡鹿膠搗成便丸捍不可遲延稍遲乃致裂不堪若牛膠掃之一日後膠行力均再入日搗千餘下乃可丸捍丸時用五人相次人有鐵砧推三五百下舊語曰一推一折斷手捷此其法也初推成爲光劑爲硬劑又過硬劑爲熟劑每一劑傳畢五人成熟劑乃入匠手丸捍

丸

凡丸劑不可不熟又病於熟熟不堪用雖成必不光澤易碎裂凡急手爲光劑緩手爲致劑一丸即成不利於再

藥

凡墨藥尚矣魏章仲將用眞珠麝香二物後魏買思總用梓木雞白眞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

皮水犀角屑胆礬三物又法用梓木皮皂角胆礬麝香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眞珠巴豆等十二物今充人不用藥爲貴其說曰正如白麝清麝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亦自有理然不及用藥者良舊有別集藥法一卷

印

凡底版貴乎直寧大不小平版上俯下平寧重不輕凡底版銀爲上面印牙爲上尋常底版用棠手版用杞蓋底版面印皆以松爲良與煤爲宜凡印大墨以水拭之以紙按之然後用印凡印方直最難用用多製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熟可知

樣

凡墨樣當取則於古無大小厚薄之限而買思總曰墨壘不得過二三兩寧小不大世人遂以薄小爲貴謂從前奚庭珪然宣府奚庭珪之類小墨在古品中爲佳不知雙脊龍之類大墨亦不可置在劣等要之無大小厚薄醇煙法膠爲本耳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善故匠人不喜於厚大者然太

陰

凡墨陰用炭石灰麥糠三種炭灰爲上石灰酷多製麥糠慢多曲惟炭灰爲上凡用炭灰精篩弗雜帶濕其下惟厚上之厚薄視墨之大小時之晴晦中門薄紙裹之然置之不平亦曲見風亦裂若用石灰陰當於新瓦器中置灰灰上用紙紙上復加以灰不可厚若用麥糠陰以橡架葦縣於室中其上糠底糠惟平惟均不可有逆糠凡陰室以靜密溫小爲貴登夜